

NATIONAL
GEOGRAPHIC

A Photographers' PILGRIMAGE

摄影师的朝圣

一位摄影师30年的伟大旅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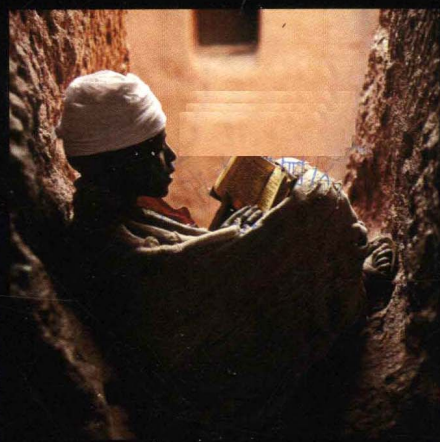
野町和嘉 著 邱永辉 译

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时尚
TRENDS

野町和嘉 著 邱永辉 译



摄影师的朝圣

一位摄影师30年的伟大旅程

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

Original Title: A Photographer's Pilgrimage:
Thirty Years of Great Reportage
Copyright©2005 White Star S.p.A - Italy

责任编辑: 潘笑竹
执行编辑: 潘洋
责任印制: 闫立中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摄影师的朝圣/(日)野町和嘉著;邱永辉译.—北京:中国旅游出版社,2009.1

书名原文: A Photographers' PILGIMAGE
ISBN 978-7-5032-3570-2

I. 摄 II. ①野 ②邱 III. 摄影集-日本-现代
IV. J43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75428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01-2009-0860

书 名: 摄影师的朝圣
作 者: (日)野町和嘉
译 者: 邱永辉

装帧设计: 柴维娜

策划引进: 北京时尚博闻图书有限公司

<http://www.book.trends.com.cn>

出版发行: 中国旅游出版社

(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9号 邮编: 100005)

<http://www.cttp.net.cn> mail: cttp@cmta.gov.cn

发行部电话: 010-85166507/85166517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(广东)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09年03月第一版 2009年03月第一次印刷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2

印 张: 42

印 数: 4000册

字 数: 56千

定 价: 290.00元

书 号: ISBN 978-7-5032-3570-2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发现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发行部联系调换

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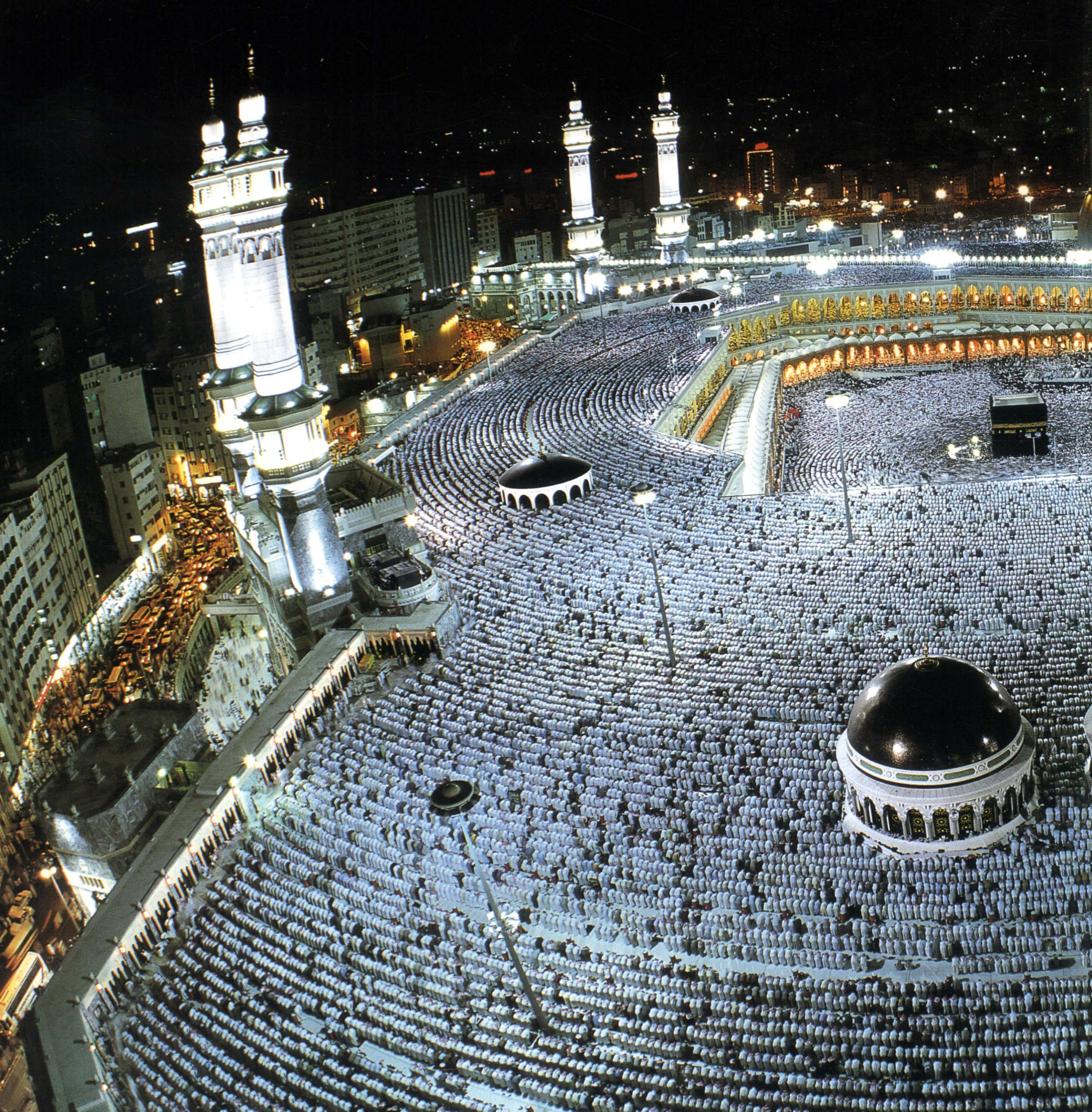
导言	10
撒哈拉沙漠——进入另一维度的旅行	18
中国西藏——高山佛国	112
印度——不朽甘露	202
埃塞俄比亚——《旧约》传统	230
麦加和麦地那——伊斯兰世界的支柱	294
尼罗河——文明之河，原始之河	344
大峡谷——人类的摇篮	420
安第斯山——星雪朝圣节	470
作者	502

1 埃塞俄比亚圣城拉里贝拉(Lalibela)的洞穴教堂中，一位执事在读《圣经》。

2-3 一位藏传佛教尼姑，手指上缠绕着一串念珠，在献曼陀罗手印。

5 来自南印度喀拉拉邦(Kerala)的一群女朝圣者，参加麦加朝觐。











导言

回

想起来，那还是在1973年的4月。我停留在阿尔及利亚西部的一小片绿洲之中。那是我第二次涉足撒哈拉。绿洲外是一座高达165英尺（约50米）的沙山。站在山顶极目远眺，满眼之间，只有那片宏伟的沙海，无边无际。

一天傍晚，当炽热的太阳西沉，热度缓解了之后，我登上山冈去拍照。陪伴我的是一个16岁的男孩子，我们已经成了朋友。茫茫沙海在落日下泛出粉红色，瞄准镜里的影像每分钟都在发生着变化。最后，当我的视线离开相机时，男孩不见了。来的路上，我们一起欢笑，一起嬉戏，他能消失到何处去呢？

他在沙山的另一边，深深地沉浸在晚祷中。面向东方，他深深地弯腰、跪下、俯卧，然后站起来，一直不断地祈祷。我有些惊讶。他刚才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少年，几乎就是个孩子。现在，他的幼稚之气全消，他变成了一个男人，沙漠中一位威严而坚定的男人，正与他的神面对面。

黄昏中，虽然我就站在他的身旁，但他却旁若无人，变成了沉浸在祈祷之中的最佳影像。他完全投入其中，不断重复的俯卧，使得

金色的沙粒留在了他的脸上，从前额到匀称的鼻子。就在他面向麦加的那一瞬间，月亮升上了东方地平线，一轮满月，灿烂明亮。那真是一幅美景！在辽阔的沙漠上，一颗赤裸的心灵与真主面对着面，他们之间没有其他任何东西。有生以来第一次，我感受到了沙漠那令人敬畏的精神奥义。

对撒哈拉的迷恋，促使我扩展了视野。我漫游了尼罗河，访问了阿拉伯半岛，然后去了西藏。每一个地方都让我的好奇心得以尽情张扬。地球上所谓的偏远地区，我大都已经去过了。无限延伸的沙漠，现代文明不易渗透的、人们祖祖辈辈信仰超然精灵的高原和热带丛林，在那样的地方，人们的宗教就是以最原始的方式进行祈祷，是一种对孕育宗教的大地的直接倾诉。

每一种宗教（佛教、伊斯兰教、基督教和万物有灵崇拜）都有自己的祈祷方式，将虔诚的崇拜者的恐惧，或对自然的感恩，引向与上帝或众神的直接交流。因此，在人生道路上，祈祷成为了一种精神的朝圣。朝圣之路有许多条，一些抽象，一些则是具体的，由自然的道路引向地理上的圣地。例如，伊斯兰教以



6-7 百万朝觐者守“吉祥之夜”(Laylat al-Qadr)，斋月27日在麦加的圣寺中整夜祈祷。

8-9 朝圣者穿越黎明前的黑暗，奔向安放在安第斯山冰雪深处的十字架。

11 掩隐在尘云中的谷地绿洲。3月至4月是撒哈拉的沙暴季节。

麦加天房（Kaaba）为中心，象征着一神。在朝圣的月份，它从全世界巨大的网络中，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崇拜者前往圣地。拉里贝拉（Lalibela）是埃塞俄比亚的希腊东正教信仰中心，人们在赤脚的朝圣之旅中，必须露营数日；朝圣的路线则是高山小道，自《圣经》时代至今，未曾变过。

中国西藏有许多朝圣者，他们的信仰是绝对的、无条件的。他们以缓慢的速度，花上5年、10年甚至20年，才能到达数千里之外的圣地。他们手掌上戴着护手套，先将手伸过头顶击掌，唱吟着“唵嘛呢叭咪吽”，然后俯向地面，起身，前行不超过身长的距离，止步；然后再击掌、唱吟、俯身、前行；如此这般。他们的脸庞被汗水浸湿了，也被尘土沾染了。

在中国西藏最高处的一条几乎荒芜的道路上，我遇到了两个前往圣城拉萨的女朝圣者。正是在那个时候，我意识到，在这个世界最高处，实践信仰是一种终生的劳作。藏族人相信，为了从尘世解脱，生死相传的灵魂必须在若干个轮回中积聚美德。恶行将使灵魂沦入野兽和饿死鬼的行列，因而不能积聚美德。藏族人相信，苦修越深，悔罪者的心灵就会变得越纯洁。

普通的人可能只是偶尔想到宗教，但藏族人则将信仰视为人生的中心要素。我曾经将相机对准一张因忏悔的痛苦而扭曲的脸，但是突然间，我从镜头中看见，这张脸上露出了灿

烂的笑容。这是一个新发现，它穿透了我的心灵。

我发现高地文化和信仰都能深深地吸引人。不仅中国西藏的文化和信仰如此，埃塞俄比亚和安第斯山的文化和信仰亦如此。高山稀薄的空气只供有限的植被生长，因此每个高地都产生了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，勇敢而强有力地抵抗着来自低地的文化侵袭。他们认为与低地文化融合所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并不值得期待。藏传佛教信徒相信轮回，认为存在着一千多个“活佛”，并无条件地信仰他们。埃塞俄比亚的东正教徒崇拜神圣约柜，相信自己是古代犹太教的继承人。在安第斯山脉，本土宗教与西班牙征服者强加给土著人的天主教融合了。

今天，全球化的力量正将文化多样性的富丽织锦压得扁平，变成一种标准化的文明。也许，只有在几个大陆处于隔离状态的高山顶上，存在着可供选择的文化，它们以其无法抵抗的灵性为支撑，因此得以生存。

真如《圣经》和其他宗教所示，是神创造了世界？或者说神只是沉迷于祈祷的人们的一个幻想？不同的宗教，不同的地区，不同的个体，以不同的方式认识世界。人类已经获得了精致而脆弱的智能，但是如果没有超然存在的保佑，则不能安心。适当的宽容导致了个体差异，这是人类命运的一部分，它记录在我们的DNA中。我们在终生前行时，总有一个看不

见的“某人”为伴，也许只有在混乱致使我们步履蹒跚甚至迷路时，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。

最近，当我回到我的故乡，四国（Shikoku）岛上的高知（Kochi）时，我惊讶地发现了一些围绕寺庙绕行的朝圣者。在他们圆锥形的帽子上，刻写着“两者同行”（two going together）。看着他们有目的地沿着乡村道路行走，我感到他们正在真诚地寻求着他们认为已经丢失的什么。是我过于敏感了，还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使我们远离祈祷和信仰的真实？

过去30年我所到过的那些地区，与日本差异很大。它们贫穷且不太安全，但那里的人民却团结在一起。他们温暖的情感，筑起了一道抵抗恶劣环境的坚固壁垒。而在这道壁垒旁边，则是显而易见的“祈祷走廊”。在我20多岁遭遇过撒哈拉大沙漠后，我以逆时针方向环绕地球，最后跨越太平洋，走向了南美的安第斯山脉。我以这种方式亲历了世界的多样性。

2003年秋，我去了喜马拉雅山中的佛国不丹。举目望去，到处是沿山坡伸展开来的美丽梯田。男人身穿“古”（go），妇女则穿着“基拉”（kira，一种类似和服的传统服饰）。他们挥动镰刀割下稻子，然后用石头敲打谷粒，最后让风将米和谷壳分离。

耕作的妇女，篮子里放着丝织衣，轻柔地吹着口哨，哨声随风飘荡。在喜马拉雅山谷中，树叶才刚开始变红，流淌的小溪带来镇静的哨声。这里是母系社会，婚约就是一个男人在黑夜的掩护下进入姑娘的卧房相会。人们告诉我，这个国家并没有举行正式婚礼的习俗。

不丹的文雅景色和不丹人民的谦让风度，让我感动。他们让我疑惑，现在遍布世界的残酷竞争社会、丛林法则、排外的一神教，真的有未来吗？为了自身的生存，我们是不是应当具有学习多样性的智慧，并承认看待世界有不同的方法？

14-15 两位朝圣者从东部藏区的阿坝，虔诚地爬向1800公里外的圣城拉萨。

16-17 生活在南部苏丹“苏德”（Sudd,即白色尼罗河湿地）中的丁卡（Dinka）牧民。





